

大众周末

新闻关注



金正恩长兄金正男遇害 曝生前罕见旧照

韩国政府消息人士2月14日表示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金正男(46岁)13日上午在马来西亚遇害。金正男是金正日与成蕙琳的儿子，是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。图为金正男幼时(右)与父亲金正日。



她17岁中大奖 如今却要状告彩票公司

英国最年轻的百万欧元彩票得主日前表示，自己正在计划起诉彩票公司，因为中奖后百万富翁的身份“让她压力很大”，毁掉了她的生活。



女大学生另类旅行走红 探险全球最独特景点

澳大利亚悉尼的法律系学生萨拉·科恩在发布了一组环游世界的照片后成了一名“网红”，照片包括她和海豚、鲸鱼和鲨鱼等一起游泳的画面。



美国夫妻养水牛 同吃同住宠上天

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夫妻养了一头小水牛。他们把这头水牛当成亲人来对待，与它同吃同住。

周末人物 真情大义

鹿培梅给丈夫喂饭已经喂了9年，她坦言，喂饭很累，丈夫吞咽功能不好，只能慢慢喂，有时候一顿饭喂完就要两个小时，但最累的还是换尿布。“过去他胖，我还能抱起他来，现在瘦了，我却抱不动他了，因为他一点不能帮忙了……”

鹿培梅：不离不弃到永远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李颖慧



健康，笑脸……曾经充满阳光的生活。



鹿培梅对卧病在床的丈夫张新军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陈巨慧/摄影

新军你抱抱你闺女吧，你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把孩子放上。他伸出手接，但他已经没劲抱了。孩子掉到床上以后，孩子没哭，他哭了。”

既要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丈夫，鹿培梅现在想想，也不禁感慨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。为了赚钱还债，她干过很多临时工，还卖过很长时间的水果。“他当时不会说话，走起路来一撇一撇的，不好意思出去。但是我出去卖水果，他就跟着我，我一直都很心疼他，他知道我去卖水果，知道我搬不动，虽然他也搬不动，但他就跟着我，看着我。为了把他引出去，我卖了很长时间的水果。那两年多，挺开心的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就跟你后面，只要慢慢地走他就能跟上，走七八步就得扶着他，最起码也比现在好。”

结婚后的第四年，鹿培梅的父亲、母亲和丈夫相继病倒了。“那年我觉得最难熬了，过得非常坏。”

鹿培梅说，父母身体原本很正常，可能是她的婚姻给父母增加了很大的压力，父母也相继病倒了。“刚开始是我爸血压高住了20多天的院，年都没回家过。接着是我妈，长了脑肿瘤做手术住院一个多月。紧接着，我老公又脑梗塞住了三个多月的院。”那几个月，鹿培梅在医院和家之间奔忙，来不及看外面世界的变化，等张新军出院他们一起回家时，鹿培梅惊呆了，“我怎么不知道叶子全绿了，花全开了？我突然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，快得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。”鹿培梅忽然感觉走不动了，蹲在路边失声痛哭。

比喂饭更累的是换尿布

让鹿培梅最感愧疚的，就是自己的父母。母亲做完手术之后，右侧肢体都不会动了，比张新军当时的情况还严重。“但是我妈特别有毅力，当时刚做完手术的时候，我把她和我妈放在炕上一人一边，反正都不会动。这就是为了刺激我妈。我妈心疼闺女，怕怕闺女累死，就会努力好起来。她以前手弯得很厉害，现在自己拿馒头自己吃饭都没问题，但是整个右腿没有知觉，好的时候可以一条腿拖着走，不好的时候就只能坐在床上。”

现在，过一两天鹿培梅就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回老家煮点馒头、洗洗衣服，母亲可以自己打开煤气灶做饭。“我妈觉得她挺拖累我的，如果她不在，我还能轻松点。我跟我妈说，我一点也不觉得累，我回家看看妈还在，我觉得很幸福。”

鹿培梅擦擦眼泪说，现在她想想，如果当时她妈不结婚，父母的压力会小一些。“这一点觉得挺愧对他们的，整天让他们担惊受怕，弄得身体也不好。”

但即便如此，她也始终坚信，丈夫一定会好起来。“刚开始的时候，每次犯病要恢复大半年的时间，每天在床上给他做按摩，拽着他的腿把他搬到轮椅上，那时候他自己能使点劲，能搬动他，推着他在小区里转转。我再搂着我的肩膀，我架着他下楼梯，从我们家4楼到院子里差不多要两个半小时，我拿着一个很高的马扎，架着他就让他坐着，我提着马扎，他搂着我肩膀，推着他在小区里转转。”但是这六七年，丈夫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鹿培梅给丈夫喂饭已经喂了9年，她坦言，喂饭很累，丈夫吞咽功能不好，只能慢慢喂，有时候一顿饭喂完就要两个小时，但最累的还是换尿布。“过去他胖，我还能抱起他来，现在瘦了，我却抱不动他了，因为他一点不能帮忙了。觉得他比以前沉了二倍也不止。换尿布也只能给他来回翻身，越阴天他尿得越多，天比较好的时候，一天尿七八次，阴天的时候尿尿没数。”

阴天的时候，鹿培梅会给丈夫穿个尿不湿，因为尿得太频繁，尿布湿了没地方晾。“天好的时候就垫上棉布，棉布对皮肤好，尿不湿连着用皮肤就破了。以前不会护理，不知道怎么皮肤就烂了，这条腿好了，那条腿就破皮，真是觉得没办法。现在有经验了，又用了防褥疮的气垫，可以缓冲一些压力，不过还是要小心护理。”

张新军的身体状况在外人看来并不乐观，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，却让鹿培梅看到了希望。那天她踩着梯子换灯泡，拧的时候灯泡一闪，她以为过电了，一紧张就从梯子上摔了下来，摔得眼冒金星。“我就在那哭着说，换灯泡都忘了站在梯子上，摔死我了。他一听我从梯子上摔下来就着急，后来我一哭，他也哭了。听见他哭了，我就不敢哭了，赶紧跟他说话，我是闹着玩的，他就笑了。”

求鹿培梅的心思，但是不会表达。而真正让鹿培梅觉得无法接受的，是张新军的披肩长发、大墨镜的夸张造型，还有身边一群追他的小姑娘。“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也不是我的亲人，却在我非常绝望的时候，帮助了我，我那时就想，以后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会帮他，尽我所有的努力。”

年纪轻轻的鹿培梅，想去外面看看大世界。服装厂正好在向韩国外派劳务，鹿培梅也报了名。3个月后，手续办妥，准备启程了，鹿培梅将要好的朋友叫到一起聚餐，跟大家告别，张新军也在列。这一顿饭，改写了鹿培梅的命运。

“我们点了十来个菜，最后一个菜是土豆炖芸豆。他们吃得很多，都没事，我吃得很少，却因为对芸豆过敏，上吐下泻，吐得在地上趴着起不来。”看到鹿培梅痛苦的样子，张新军抱起她就往医院跑。“我当时就想，如果他要跟我谈恋爱的话我就答应他。”

几天后，鹿培梅康复了，却错过了去韩国的行程。

这时，张新军的婚纱影楼又到了旺季，店里忙作一团。张新军希望鹿培梅能去影楼帮帮他。“我当时特别喜欢化妆、给别人整理婚纱这个工作，我想，也是，人家都救过你的命，对你这么好，就这么个小忙应该要帮。”

不巧的是，鹿培梅的初恋男友听说她身体康复后，也回来找她，要她一起走。对于初恋男友，鹿培梅有很多的不舍，这是她曾经认定要结婚的对象，但如果她走了，张新军的影楼怎么办？

“但感觉最正确的选择还是留下来。在你最需要人的时候他帮你，他有困难我也要帮他。”

就这样，鹿培梅留了下来，“也许当时走了就是另外一种人生。”她说。

记者以为她后悔了当初的选择，鹿培梅却坚定地回答：“没有，其实他人真的特别的好，他什么都为别人想，以前我们经常出去玩，遇到陌生人需要帮助，他都会去帮。我这个决定是很对的。”

艰难的婚约

在一起四年后，张新军和鹿培梅一起创办了小两口影楼，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甜甜蜜蜜。对鹿培梅总是包容迁就的张新军，多次提出结婚的想法，鹿培梅总想再拖一拖。等到2005年，鹿培梅想要结婚的时候，张新军却一次次提分手，这让鹿培梅倍感诧异。

后来，鹿培梅意外接到通知：张新军血压高摔倒了，脑出血，正在医院抢救，血压一直降不下来，低压120，高压220！

鹿培梅到医院时，张新军还处于昏迷状态。“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就明白了，他不是真的想跟我分手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怕拖累我，才跟我提分手的。”大夫让家属说说病人最喜欢听的话，鹿培梅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只要好起来，我们就结婚吧。”

“看见他眼角流下来一滴眼泪，我就知道他也是这么想的。”鹿培梅眼中噙泪。

六七天，张新军身体慢慢恢复，他却告

诉鹿培梅，他的身体他自己很明白，身体状况不适合结婚。

这时的张新军说话很慢，自己可以吃饭，但是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。鹿培梅的家人知道后，也不同意结婚。“他对我爸妈非常好，我妈有一年出车祸，都是他回去照顾，端屎端尿的。每年到收庄稼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跑到过去帮忙，赶都赶不走。听我妈说两个女儿出嫁了以后没有人陪着过年，他每年买好年货去我家过年，比我回去得都早。我觉得一辈子能有人对你家人那么好，其实挺知足的。我妈说，你不用跟他结婚，咱们也可以照顾他。我就是不信，我觉得我一定能把他照顾好，我跟他在一起他肯定会好起来，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。”

坚信儿子一定会好起来的婆家，则希望张新军好了之后找个家离得近的媳妇，最好是城里的。

在所有人都不同意他们婚事的时候，鹿培梅发现自己怀孕3个月了。她高兴极了，但是医生考虑到孩子的健康问题，并不建议保留孩子。“我那会儿就觉得这个孩子我一定得要，知道自己怀孕以后，那是最幸福的事，最幸运的事。特别是我都能感觉到她的心跳、胎动了。”

没结婚就怀孕，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一件事，鹿培梅跟张新军说：“我也不嫌丢人，最怕的就是，孩子出生以后，要爸爸怎么办？”

鹿培梅的执着打动了张新军，他们决定结婚。“之后我有一个星期没回家，回家看我妈的时候，发现她头顶的头发花白了。那时候我想，结婚可能真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但是那时候已经没法选择了。”鹿培梅停下来，抹了抹眼泪。

时间快得就像做了一场梦

一个月后，鹿培梅和张新军的婚礼如期举行。

“结婚那天，张新军的精神状态特别好，谁看到他都以为他好了，连我也以为结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”鹿培梅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结婚后，张新军马上又没动了，回到了以前的状态。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令人堪忧，买房子付完首付后，本来存款就不多了，张新军考察项目又被骗了一些。鹿培梅并不害怕，她抱定丈夫一定能好起来的信念，东借西借，带着他去上海、北京的大医院看病，“别人都治好了，我觉得他也一定能治好，就带他去。”

然而，张新军并没有按照妻子的意愿好起来，脑出血之后，脑梗阻、脑中风继而而来，癫痫等后遗症频频发作。

那时，最让鹿培梅担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，每天晚上，她都摸着肚子跟肚子里的小宝宝说：“你一定要健康！”2006年6月，女儿健康降生，鹿培梅才放下心来。

鹿培梅说，生孩子的时候她是自己去的医院。张新军当时还可以走路，但是走得非常慢，走不好就容易摔倒，大脑和肢体一直不协调，就没敢让他去医院。出院回家后，看到孩子，张新军高兴极了，“他不睡觉，一直就在那看着孩子，他是很开心的，一直在那儿笑。有一天我妈过来，看他那么喜欢孩子，就说，

原本丈夫的头是一直向里边歪着的，身体一直僵硬地往一边扭着，眼睛六年不会转，只能朝向一边。鹿培梅这时发现，丈夫的头居然转过来了。“又过了几天，我出去晒尿布，看他抬着头看着我，他的眼睛能转了！我跑到这边，跑到那边，他都能跟着转。”

“我一直坚信他可能真的能好。”

想赶快赚钱还债

命运对鹿培梅来说也许过于坎坷，但她总是笑着面对生活。

不惑之年的她总是在计划，等丈夫好了她要干什么，“我有很多想法，想去上班，赚钱赶快还上20多万的外债。以前还有人来要钱，这几年人家也不催了，人家不催，我心里还是很着急，毕竟欠人家钱心里挺不过意的。现在人家反过来都安慰我，说你看看你们现在这样，说不要了，你可能也不安心，什么时候有你就还吧。我就希望有一天他能好了，最起码自己能照顾自己也行，我就可以上班赚点钱。”

鹿培梅说她曾想卖房子还债，但是张新军听说后连续犯了幾次病，他怕房子卖了，母女二人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，为了避免丈夫情绪激动，她只好答应丈夫不卖房子。

“幸亏有个低保，要不然的话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”鹿培梅说，低保每个月有1200元，他们省吃俭用还能剩下一点。房贷每个月900元，现在婆婆在帮忙还，还有10年。”

鹿培梅说，婆婆的身体也不好，去年血糖曾高至27.2，直接起不来了。前年公公又突发心梗在家也不会动了。“送医院以后，愁得不行了，我当时想，我公公再身体不好，我怎么办？肯定照顾不了啊。当时我公说，小鹿你放心，我活不了多长时间，不能把你累死。他说完这个话一天之后就去世了。我当时以为他开玩笑，他真的走了以后觉得特别难过。”

如今，鹿培梅最怕丈夫犯病，因为政策好，平时吃药有大病医疗花不了多少钱，可一旦犯病就要送急诊，几乎全部自费，最少要花上三四千。大夫给开了专门治癫痫的药，需要很细心地观察，发现症状时赶紧喂药，“一般是要么特别开心，要么发现他看着我我就哭，这就得赶紧给他吃药预防，一旦犯了病再吃就没用了。”

鹿培梅说，最近三个月丈夫犯病七八次，平时他出不去，不知道到了什么季节。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她尽量像平时的作息一样，连春晚都不敢看。可一听鞭炮的声音，丈夫的情绪就很激动，容易犯病，“他就跟有压力似的，觉得一年又过去了。”

丈夫虽然不会表达，但对鹿培梅很关心也很依赖，有时她回家晚了，别人喂饭他不吃，要打电话问妻子快回来了他才吃。“我有的时候也跟他开玩笑，说你不是是一直以为你媳妇是最美的？他就笑了。”鹿培梅笑中有泪。

和鹿培梅聊天，她总是记不准时间，甚至结婚到底是哪年也记不清楚。她笑说自己的脑子不好用了。

最让鹿培梅欣慰的，是孩子不仅健康，而且从小就懂事，学习成绩在班里虽不是数一数二，但也从来不用她操心，“回家还能喂喂爸爸，经常给爸爸唱歌，她弹琴我们就跟着一起唱。她带同学到家里玩，同学们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爸爸生病了，我在屋里就听她跟同学说，我的爸爸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你们说话都知道，你们先排好队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吧。”

鹿培梅说，在别人看来她很乐观，孩子比她还要乐观。“前几天，她跟我说，很快我就长大了，我找个有力气的小伙子，你就不用累了。”鹿培梅笑得灿烂。

2月14日情人节是情侣们相互表白的日子，这天晚上，记者收到了鹿培梅发来的微信：“我今天跟他说话，虽然在别人的眼中，我跟着你受了很多苦，过得不是一人过的日子，但在我的回忆里，却大多是珍贵的幸福，这也许就是我能坚持这么多年的动力。你对于我来说，心里早已不是老公，而是身体的一部分，缘分注定在一起，我不离不弃，努力到我无能为力为止！”
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鹿培梅对丈夫12年不离不弃的守护，描绘着真情挚爱。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